

東在其中

南开大学出版社

王士元教授七十华诞庆祝文集

■ 石锋 沈钟伟 编

THE JOY OF RESEARCH
A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Professor William S.-Y. Wang
on his Seventieth Birthday



乐在其中

王士元教授七十华诞庆祝文集

The Joy of Research

A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Professor William S-Y. Wang
on His Seventieth Birthday

石 锋 沈钟伟 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津

内容介绍

王士元先生是当代中国语言学的开拓者，享誉国际的语言学大师。他提出语言演变过程中词汇扩散的理论，对于语言动态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用中国语言的研究成果促进了普通语言学理论的发展。他以振兴中国语言学为己任，多年来走遍世界各地讲学和作研究，开创了语言学和其他学科之间富有成果的联系，为中国语言学引入了新观念和新方法，推动了中国语言学的多学科发展。

本书为祝贺王士元先生七十华诞论文集。包括 23 篇论文。内容有：语音学、音韵学、语法学、方言学、历史语言学、汉藏语言比较等，涵盖中国语言学的各个领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乐在其中：王士元教授七十华诞庆祝文集 / 石锋，
沈钟伟编.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7
ISBN 7-310-02108-8

I. 乐... II. ①石... ②沈... III. 汉语—语言学—
文集 IV. 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1913 号

出版发行 南开大学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编：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出版人 肖占鹏

承印 河北昌黎太阳红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版次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7.5

插页 4

字数 442 千字

印数 1—2000

定价 38.00 元



王士元先生近影



在计算机语言学国际会议上



切生日蛋糕（许碧春摄于台湾）



与普米族妇女在一起（陈保亚摄于云南）

前 言

王士元先生是当代中国语言学的开拓者, 享誉国际的语言学大师。他提出语言演变过程中词汇扩散的理论, 对于语言动态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 用中国语言的研究成果促进了普通语言学理论的发展。他以振兴中国语言学为己任, 多年来走遍世界各地讲学和作研究, 开创了语言学和其他学科之间富有成果的联系, 为中国语言学引入了新观念和新方法, 推动了中国语言学的多学科发展。

一、不平凡的学路历程

王士元先生 1933 年生于中国上海, 15 岁赴美。1955 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学士学位。后来又密歇根大学, 在著名语音学家 G.Peterson 教授的实验室作研究, 于 1959 年完成博士论文。这是最早把语言学跟物理声学的知识结合起来应用在言语的机器识别方面的研究之一。此后, 王士元先生曾先后在 IBM 研究中心从事俄-英机器翻译的研究, 在麻省理工学院 (MIT) 电子研究中心进行博士后研究, 并在密歇根大学任教。

1963 年至 1965 年, 王士元先生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筹设了语言学系和东亚语文系, 并担任系主任。王士元先生到伯克利加州大学任语言学教授时, 只有 32 岁, 这是学校中少有的。他创办了该校的语音学实验室。他连续三十余年主持语言分析研究所 (Project on Linguistic Analysis, 简称 POLA) 至今。自 1973 年发起并主编国际性的《中国语言学报》(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简称 JCL), 专门刊登中国语言学研究的论文, 促进了中国语言学研究。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 1992 年在新加坡成立, 他担任首届会长。1994 年担任加州大学研究生院教授。1995 年担任赵元任中国语言学中心主任。

王士元先生目前在香港城市大学电子工程学系任语言工程学讲座教授, 并且主持语言工程实验室。近年来, 王士元教授在跟遗传学家合作进行语言起源和语言区别类型的研究, 这是从工程学、语言学和遗传学方面对语言进行的跨学科的研究。王先生对于语言起源的研究已经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 世界上权威的学术机构如圣菲研究所、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 以及巴黎的法兰西学院都曾邀请他去作学术讲演。

王士元先生从大学时代就热爱语言的研究。数十年来, 他跳出了传统的窠臼, 以渊博的科学知识, 用现代的科学方法, 开启了语言研究的各种新领域, 这些成果已经发表在一些世界著名的学术刊物以及百科全书中, 其中包括《美国科学家》、《自然》、《科学美国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等著名的权威科学杂志。由于对实验语音学、音系学、历史语言学等多方面的杰出成就, 王士元先生曾获纽约哥根汉 (Guggenheim) 奖金, 两次获颁美国斯坦福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奖金, 并且荣获瑞典国家级教授和意大利 Bellagio 高级研究中心的研究基金。

二、创立词汇扩散理论

从 19 世纪末的新语法学派发现语音演变规则性之后, 经萨丕尔和布龙菲尔特的结构主义, 一直延续到当今所见的各派生成语法理论, 都热衷于规则化和形式化。这就是传统的决定论的观念。

王士元先生的研究小组在运用统计方法分析汉语声母从中古到现代汉语方言的演变时却

遇到了大量不规则的变化。他们最早设计做出了“汉语方言计算机字典”这个资料库,用来检验和量化有关的分析。这个协作的集体中,包括有陈渊泉、谢信一、郑锦全等语言学家。他们认为,规则只是表述了演变的最终结果。如果把考察的焦点放在演变的过程上,就会发现语言演变很难实现全然的规则性。在某个演变正在进行的同时,时常还会有另外的某些演变来相互竞争。这些相互交错的演变总是造成丰富的共时变异,这正是每个语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我们今天已经可以看到,这不仅是一种全新的方法论,更是一种全新的语言观。

起初,词汇扩散理论曾被美国的某些学者看作是一群华裔语言学家搞出的怪论,经受了不少非常严厉甚至没有道理的批评。随着研究的深入,词汇扩散的实例不断在各种语言中被发现出来,既有 Nitinat 语和 Telugu 语这些不大为人知的语言,也有德语和瑞典语这样位于欧洲的语言,甚至在英语中也找到了词汇扩散式演变的大量例证。统计的非决定论的思想显示出强有力的优势。当年美国语言学会会长拉波夫在年会致辞中肯定了词汇扩散理论的正确和适用。

词汇扩散理论充满活力,不断地在研究中得到发展。早期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语音演变中,梅祖麟在 1980 年最早注意到句法演变中的词汇扩散。余蔼芹 1993 年对此提出“二维扩散”的观点,即句法演变中新形式的成长和旧形式的衰退在某种程度上是彼此独立的,这可以作为语音扩散和形态——句法扩散之间的重要差别。桥本万太郎于 1981 年首次提出可以从词汇扩散的角度研究方言之间的借用。连金发对潮州话中的官话层读音和闽语层读音相互作用的分析中,发现了“双向扩散”的变化方式(1993)。沈钟伟考察上海话和温州话的元音合流现象的时候,采用了 S 形曲线的数理模型和区分年龄层次的统计方法。系统地比较不同年龄组的语言变异情况,可以充分地就把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结合起来(1991)。

三十余年来,这个理论在世界好几十种语言的分析中得到应用,使语言研究面貌焕然一新,研究内容不断深化,并且引发出一系列与此相关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当代的大多数历史语言学教科书都介绍词汇扩散理论,《语言和语言学百科全书》也有专文说明。1995 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还组织了词汇扩散专题讨论会。词汇扩散理论发源于对中国语言的研究。中国的语言提供了能激发人们提出问题和观念、假说和理论的极为丰饶的资源。词汇扩散理论是中国语言学对于现代语言学理论所作的重大贡献。

三、使命感、事业心、赤子情

王士元教授多年来致力于提倡和推动中国语言学研究,他的学术生涯中有着很多的第一。

王士元先生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建立第一个东亚语言系,后来应赵元任先生之约到伯克利加州大学,他是语言学系第一位华裔教授。《中国语言学报》是海外第一个国际性的中国语言学专刊。设于伯克利大学的语言分析研究所(POLA)也可以说是海外第一个中国语言的学术研究中心。几十年来,来自海峡两岸及各国的学者都曾在位于皮特曼大街 2222 号(2222 Piedmont Avenue)的木楼中访问研究、切磋交流。这里见证了中国语言学的很多重要历史进程。POLA 成为中国语言学的一种标志,一面旗帜。

1973 年,王士元先生访问中国,是中美建交后第一个来到北京的美国语言学家。他曾给刚刚复苏的中国语言学界带来学术交流的春风。在北京大学讲演时,由于王先生坚持要当面送交赵元任先生的信件,才使王力先生从牛棚中走出来,穿一身新装,来到讲演会场。回到美国之后,王先生立刻在华盛顿特区通讯上发表了一篇访华报告,对新中国寄予了深切的期望。对于在当年强烈的反华气氛包围中的一位美国华裔学者来说,这是非常勇敢的举动。报告发表之后,还曾招致联邦调查局派员拜访。

1979年,他应林焘先生之邀,在北京大学主讲了第一个实验语音学系列讲座。并帮助建立起北京大学语音实验室,这是中国内地大学的第一家。对于实验语音学在中国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1991年,跟丁邦新、黄正德等先生促成第一次在美国的语言学讲习班上增设中国语言学课程并讲学。1995年,他又积极支持在中国举办第一次中国语言学研讨班并亲临南开大学讲学。

王士元先生为中国语言学培养了众多人才:桥本万太郎、俞蔼芹、陈渊泉、谢信一、柴谷方良、廖秋忠、连金发、邹嘉彦、小仓美惠子等等,很多著名的语言学家都出自王士元先生门下。王士元先生鼓励和提倡学术研究的团队精神。他以词汇扩散理论的创建为例来说明,合作所带来的永远是更少的错误,更好的解释,更大的收获。王士元先生待人谦和真诚、胸怀宽广,很多人都是在他的直接或间接的启迪和影响下,走上语言学的道路并明确了研究的方向。

四、学无界限,学无止境

读一篇王士元先生的文章就可以知道他学识广博,见识犀利,逻辑严密,更是文辞精美。他的学术研究涉及语言学的各个领域。生成句法学、生理/物理语音学、音系学、历史语言学、语言学历史,凡他研究所及,均有重大建树。他的学术兴趣更是超越语言学之外,人类学、考古学、遗传学、生物学、数理统计、物理声学、计算机科学,都具有深厚的修养。

王士元先生广阔的学术视野使他总是站在学术研究的最前沿。他的语言学研究涉及古今中外,涵盖宏观微观,更极力主张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早在20世纪60年代,他就和数学家合作进行了语言分类的数理研究。他还主持过移民和方言关系的学术会议,他也探讨过人种分类和语言分类的关系。王先生创立的词汇扩散理论,也可以说是运用生物进化论的变异-选择的观念解释语音演变的结晶(Wang 1987)。王士元先生在学术研究上从不满足,他大力提倡采用各学科中最先进的数理方法来研究语言问题。遗传学、数学界的一流专家是他的办公室的常客,因此他的文章中经常出现最先进的分析方法。最近王士元先生跟以“遗传算法之父”闻名的密歇根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 John H. Holland (2004) 合作完成了词汇和句法共同演化的计算机建模的研究。这些新的分析方法不仅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更重要的是极大地开拓了语言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使语言学跟人类科学同步发展。

王士元先生那广博的学识形成了他所独有的学术魅力。他的影响不但超出了汉语语言学,并且超出了语言学范围。他罕见的学术魅力不但使得非汉语语言学家对汉语语言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也使得其他学科的学者对语言学的研究投入了大量精力。斯坦福大学的遗传学教授 L. Cavalli-Sforza (1986, 1994), 伯克利加州大学的统计学教授 D. Freedman (1996) 和遗传学教授 V. Sarich (1994) 对语言进化和分类上的出色研究可以说是最有代表性的例子。

在王士元先生的研究室门上有“乐在其中”四个大字。他认为教与学两种工作都有各自独特的乐趣。“看到学生因为了解一个新观念或新方法而雀跃,或是自己在研究上有所突破,能入无人之境,这二者所带来的喜悦,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是多么令人钦敬的一种心胸,一种境界!我们就以《乐在语言探索中》作为这部文集的书名,来庆祝先生七十华诞。

沈钟伟 石 锋

2003年12月30日

参考文献

- L.Cavalli-Sforza 1994. An Evolutionary view in linguistics. In Honor of William S-Y. Wang (Chen & Tzeng eds.), 17-28.
- L.Cavalli-Sforza and W.S-Y.Wang 1986. Spatial distance and lexical replacement. *Language*, 62:38-55.
- D.A.Freedman and W.S-Y.Wang 1996. Language polygenesis: a probabilistic model. *Anthropological Science*, 104.2.131-138.
- Gong, T., J.Ke, J.Minett, J.H. Holland, and W.S-Y.Wang 2004. A computational model of the co-evolution of lexicon and syntax. *Submitted to Complexity*.
- M.Y.Chen and O.J.L.Tzeng (eds.) 1994. In Honor of William S-Y. Wang: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n language and language change. Taipei: Pyramid.
- V.M.Sarich 1994. Occam's Razor and historical linguistics. In Honor of William S-Y. Wang (Chen & Tzeng eds.), 409-430.
- W.S-Y. Wang 1995. Lexical Diffusio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concluding remarks offered at Panel on Lexical Diffusion, Madison.
- W.S-Y. Wang 2001. The joy of research. City University Press, a lecture delivered at the Symposium on Broadening Research Frontiers at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目 录

前言.....	(1)
---------	-------

一、语法和语法化

“关联”和“语境”	沈家煊 (1)
话题标记从何而来? ——语法化中的共性与个性	刘丹青 (6)
语法化与语音的关系	马庆株 (16)
汉语古音和方音中一些反映语法变化的音变现象	郑张尚芳 (22)
吴语否定词的语法类别和历史层次	游汝杰 (31)
Productivity in the early word combinations of Cantonese-speaking children	Thomas Hun-tak Lee (38)

二、语言的历史层次及分类

汉语方言的历史层次及其类型	潘悟云 (59)
汉语声介系统的历史演变	麦 耘 (68)
论切韵音系韵母的一致构拟	陈保亚 (83)
汉藏语言关系与关系词分层法	曾晓渝 (94)
壮语与汉语的接触史及接触类型	洪 波 (104)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Chinese	Merritt Ruhlen (121)

三、语言变异的动态分析

Competition, Interaction, and Optimality	Hsin-I Hsien (129)
台湾闽南语的存在句: 动词固有意义和动相、格式的互动	连金发 (144)
音变在个人语言中的表现	沈钟伟 (158)
从年龄差异归纳音变的方向性 ——以汉语荔波方言为例	远藤光晓 (168)
天津话声调的新变化	石 锋 王 萍 (176)

四、音系、语音与相关研究

汉语方言词声调的形成及发展	岩田礼 (192)
从上海方言论元音内在时长	朱晓农 (203)
汉语普通话的-n 韵尾	施向东 (213)
Perceiving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Lexical Rising Tone and the Falling-rising Tone	Juan Liu (222)
词类歧义的本质与解释 ——以大量语料库为本的分析研究	黄居仁 (235)
Materials for the Diachronic Study of the Yue Dialects	Anne O. Yue (246)

“关联”和“语境”

沈家煊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提要 根据副词“还”在一种句式中所具有的元语性和主观性，我们说明：（1）在理解语句的过程中，语境不是事先确定的，而是听话人在设定语句必定“关联”的前提下根据整个句式的意义而选定的。（2）语句的理解不是像“模块构造说”（modular theory）所假设的那样是一个由句法到语义到语用的单向、线性处理过程，而是“由下而上”（bottom-up）和“自上而下”（top-down）双向并行处理的过程。（3）语法研究应对“三个模块”的理论有所反思。

关键词 关联 语境 模块构造说 双向并行处理 语句理解

1. 语境是预定的还是选定的？

大多数人认为，语境（context）是预先确定的，听到一个句子后将其置于一定的语境中来推理和理解，来判断句子提供的新信息与语境相关联（relevant）的程度。例如，听到“这屋子里有点冷”这句话，把它放到一定的语境里，如：说这句话的人向来怕冷，他的眼光正在投向敞开的窗子，我就站在窗子旁边，他的性格比较含蓄，等等，我可以判定他这句话跟这样的语境是关联的，并推断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请求我把窗户关上。然而“关联论”（Sperber & Wilson 1986）的作者提出与众不同的观点，认为从人类认知的特点看，人们处理信息的目标是以尽量少的“心理投入”获取尽量大的“语境效果”，而不是（或不仅仅是）判断新信息的关联度。也就是说，判定语句与语境的关联度不是理解过程的目标，而只是达到目标的手段。因此句子的理解过程不是先确定语境然后判定关联度，而是先“设定”有待处理的新信息是关联的，然后“选择”适当的语境来证实这种假设。仍拿上面这个例子来说，当我听到他说“这屋子里有点冷”时，我已有的语境知识是无穷多的，如：他今年37岁，他是上海人，他没有戴手表，他妹妹在上大学，今天是星期三，他说这句话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来做一点说明”，等等。我实际上是先确定他这句话一定是跟语境关联的，为了以最少的心理投入（推理和计算）来获取最大的语境效果（增加、删减、改变我已有的语境知识），于是我注意并选定几项最关联的语境知识，即他向来怕冷、他正注视着敞开的窗户等，从而理解他说这句话的真实用意。按照“关联论”，关联是不变项和已知项，语境才是变项和未知项。既然要对语境加以选择，那么关联的定义也要作相应的改变，严格地讲，关联是指新信息和语言使用者的关系，而不是指新信息和语境的关系。

“关联论”的这种观点对人工智能的研究方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里不能详说，只想说一说它跟我们的语法研究的关系。我曾经写过一篇论文《跟副词“还”有关的两个句式》，里面涉及这个问题，但是没有充分展开，下面就展开来说一说。

2. 副词“还”的主观和元语用法

我那篇论文按照 Fillmor, Kay & O'Connor (1988) 论证有的句式中的“还”是说话人用它来表明自己对语境中某一命题的态度, 即认为这个语境命题提供的信息量不足, 同时用包含“还”的句子说出一个增加信息量的命题。“还”的这种用法带有“元语”(meta-linguistic) 的性质, 表达的是“元语增量”。“元语”就是“指称或描述语言的语言”。比较:

(1) 这辆车比那辆车还大。(一般增量)

(2) 小车还通不过呢, 就别提大车[通不过]了。(元语增量)

(1) 里的“还”自然是表示增量, (2) 里的“还”(一般说是语气副词) 其实也是表示增量, 只不过是“元语增量”。一般增量的“还”可以重读, 能用“更”替换; 元语增量的“还”不能重读, 也不能用“更”替换:

(1') 这辆车比那辆车`还/`更大。

(2') `小车还/*更通不过呢, 就别提大车了。

另外, 从语义辖域 (semantic scope) 上看, 一般增量的“还”的辖域限于它后面的成分, 如

(1) 里的大; 元语增量的“还”的辖域是小句表达的整个命题, 如 (2) 的“小车通不过”。在口语中, 元语增量的“还”可以移到句外, 例如“小车通不过呢还”或“还, 小车通不过呢”, 一般增量的“还”不能这么外移。

跟 (2) 类似的句子还有:

(3) 连平面几何还没学过呢, 何况解析几何?

连五千米还跑不了呢, 一万米就更不行了。

这门课教授还教不了呢, 就别提讲师了。

我们把 (2) (3) 这类句子归纳为如下的句式:

句式 还 p 呢, 别提/何况/更 q。

(主表小句) (语境小句)

(p=小车通不过, q=大车通不过)

带“还…呢”的小句称做“主表小句”, 不带“还…呢”的小句称做“语境小句”。这样取名是因为主表小句可以脱离语境小句单独说出, 而语境小句表达的意思隐藏在上下文或语境中, 例如:

(4) 小车还通不过呢! (对命令“把大车开过桥洞!”的回应)

连平面几何还没学过呢! (对提问“你学过解析几何吗?”的回答)

连五千米还跑不了呢! (对陈述“你能跑一万米”的评述)

命题信息量的大小是用语义上的“衍推关系”(entailment) 来定义的: 如果命题 p 衍推 q 而 q 不衍推 p, 那么 p 的信息量大于 q。例如, 如果命题“小车通不过为真”, 那么命题“大车通不过”也为真, 反之则不然, 所以 p 衍推 q, 即 p 的信息量大于 q。

这种句式使用的语用条件如下: 在特定的说话环境中, 按照会话“合作原则”中的“适量准则”(Grice 1967), 说话人认为, 已经被交谈双方所接受的语境命题 q 提供的信息量不足, 因而提供一个信息量较大的主表命题 p。在提供 p 之后, 就没有必要再表述 q (“别提 q 了”); 在接受 p 之后, 接受 q 就更不在话下 (“何况/更 q”)。

因为主表小句是增加语境小句命题的信息量 (是针对语言的语言), 所以说这是“还”的“元语”用法 (参看 Lyons 1977:10, Hockett 1958); 因为主表小句是说话人对语境小句

的表态（即认为语境小句提供的信息量不足），所以说这是“还”的“主观”用法（参看 Lyons 1977:739, Langacker 1990, Stein & Wright 1995）。

3. 句式和语境

现在来看下面两个句子，这两个句子也属于上述的句式：

（5）开封还没有到呢，就别提洛阳了。

（6）洛阳还没有到呢，就别提开封了。

从一个角度看，句子要放到一定的语境中去理解，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说出“开封还没有到呢”这个小句是因为有人说了“还没有到洛阳”这样的语境小句，说出“洛阳还没有到呢”这个小句是因为有人说了“还没有到开封”这样的语境小句。前面说过，语境小句可以像（5）（6）那样明说出来，但也可以是隐含在语境中的。

但这只是理解过程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要理解这两个句子，还必须要有如下的语境知识：理解（5）必须要有“旅行方向是由东向西”的语境知识，理解（6）必须要有“旅行方向是由西向东”的语境知识。一般认为，这样的语境知识也是事先就有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样的语境知识是听话者根据整个句式的意义推导出来的，而不是事先就有的。如果我们不知道整个句式的意义是说话人对语境命题表明说话人的主观态度，即认为语境命题提供的信息量不足，主表命题才提供足量的信息，那么就不可能推导出上述特定的语境知识来。换句话说，是句式的意义决定了语境的选择或推导。用“关联论”来说，听话人在听到（5）或（6）的话后，先假设听到的话必定是跟语境关联的，然后根据句子所属句式的整体意义，选定或推导（5）的语境是“旅行方向是由东向西”，（6）的语境是“旅行方向是由西向东”。前面还说过，这个句式里的“还…呢”具有主观性，是说话人对语境小句的表态。这也证明“关联论”观点是正确的，严格地讲，关联应该是指新信息和语言使用者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和语境的关系。

下面这个例子（属于同一句式）同样说明问题：

（7）姑妈还没来呢，就别提亲戚都没来了。

按照一般的逻辑推理，“亲戚都没来”衍推“姑妈没有来”，而不是相反。然后前面说过，这一句式的主表小句命题衍推语境小句命题，应该是“姑妈没有来”衍推“亲戚都没来”，这岂不是跟一般的逻辑推理相反？其实不然。这个句子的意思是：姑妈没有来，其他亲戚就更不可能来。要理解这个意思必须要有“亲戚中姑妈来的可能性比其他人来的可能性大”这一特定的语境知识，然而，这一语境知识也不是事先确定的，而是听话人根据句子所属句式的整体意义推导出来的，是听话人选定的。

4. 语法、语义、语用

按照语言结构的“模块构造说”（modular theory），人理解语句的过程可以概括为如下四个步骤：

- 1) 说话人存有“词”的知识：词性，分布，词义，发音。
- 2) 说话人存有“基本语法规则”的知识：选择词组合成短语，短语组合成句子。
- 3) 说话人存有“语义解释规则”的知识：短语的意义可以从词的词义推算出来，句子的意义可以从短语的意义推算出来。
- 4) 说话人存有“语用原则”的知识：把句子的意义跟特定的使用环境联系起来，推导

出句子的“言外之意”。

显然 2) 3) 4) 三个步骤分别属于语法(句法)模块、语义模块、语用模块。按照这种学说,三个模块不仅是互相独立的,而且理解是一个“由下而上”的单向过程:

句法模块 → 语义模块 → 语用模块

先按句法规则得出语句的句法结构,再按语义解释规则得出语句固有的意义,最后按语用法则得出语句在实际语境中表达的意义。

但是这种处理过程也许对(1)“这辆车比那辆车还大”这样的句子是适用的,对(2)“小车还通不过呢,就别提大车了”这样的句子却是不适用的,至少是不完全适用的。语句的理解实际上不是这么简单的模块分立和单向处理的过程。首先,上面讨论的那种句式里的副词“还”,其词义就是语用性质的,因为它是用来表达说话人的主观态度的,即认为语境命题提供的信息量不足,主表命题才提供足量的信息。这就是说,我们在语义模块处理语义信息(如句式意义)的时候已经要动用在语用模块处理的语用意义(如说话人表明主观态度的意义)了,语句的理解处理实际是“由下而上”(bottom-up)和“自上而下”(top-down)双向并行进行的过程。其次,(5)(6)这种句子有关旅行方向的语境知识不是事先确定的,而是在理解句式意义的时候由听话人选定或推导的。这就是说,我们在语义模块处理语义信息的同时也在处理语用信息,或者在语用模块处理语用信息的同时也在处理语义信息,语句的理解过程实际是两种处理“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交叉重叠的过程。

根据以上结论,我们对目前语法研究中严格区分“三个模块”的做法应该有所反思。区分语法、语义、语用三个模块是可以的,但不可绝对化,既要看到三者“分”的一面,还要看到三者“合”的一面。从研究方法上说,区分三个模块也不是天经地义、唯一正确的取向。

参考文献

- Fillmore, Charles J., Paul Kay, & Mary C. O'Connor 1988. Regularity and idiomaticity in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 The case of “let alone”. *Language* 64 (4): 501-538.
- Grice, H. P. 1967[1975]. Logic and conversation. In Cole, P., & J. L. Morgan eds., *Syntax and Semantics* 3: Speech Act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41-58.
- Hockett, C.F. 1958. *A Course in Modern Linguistics*. New York: Macmillan.
- Kay, Paul 1990. Even.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13:59-111.
- Langacker, R. W. 1990. Subjectification. *Cognitive Linguistics* 1: 5-38.
- Lyons, J. 1977. *Semantics*. 2 vo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perber, D. & D. Wilson 1986.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tein, D. & S. Wright, eds. 1995.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s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陆俭明 1980 《“还”和“更”》,《语言学论丛》第6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1-209页。
- 吕叔湘 1981 《现代汉语八百词》,北京:商务印书馆。
- 沈家煊 2001 《语言的“主观性”和“主观化”》,《外语教学与研究》第4期,268-275页。
- 沈家煊 2001 《跟副词“还”有关的两个句式》,《中国语文》第6期,483-493页。

“Relevance” and “Context”

Shen Jiaxuan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Based on the meta-linguistic and subjective nature of the adverb *hai* “还” in a special sentence pattern, we claim that in sentence comprehension the context is not pre-determined but rather selected by the hearer who presupposes the relevance of the sentence and knows the meaning of the whole construction. Speech comprehension is thus not a unidirectional and linear process but rather a parallel process combining both bottom-up and top-down processing. Grammatical studies based on a strict division of syntax,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are not perfectly justified.

Key words: relevance, context, modular theory, a parallel process, sentence comprehension

话题标记从何而来？

——语法化中的共性与个性*

刘丹青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提要 本文分析汉语及其方言中话题标记的四种来源及其语法化轨迹：疑问句标记、时间语标记、系词“是”和话题敏感算子。虽然这些成分发展出话题功能有其普遍性机制，但只有在话题优先语言中它们才真正能发展为话题标记。因此语法化是语言普遍性规律和类型特点共同作用的产物。

关键词 话题标记 语法化 共性与个性 话题敏感算子 普遍性机制

0. 引言：话题标记的三个阶段

话题标记是话题优先语言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虚词或语素。徐烈炯、刘丹青（1998）第3章专门探讨了汉语普通话、上海话及其他一些方言、语言的话题标记问题。本文以语言类型学和语法化理论为背景，研究汉语及其方言（尤吴方言）中若干话题标记的形成发展过程，寻求话题标记语法化的一些常见规律。

粗略地说，话题标记的语法化过程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 ① “话题标记前”阶段，体现话题标记的历史来源；
- ② “话题标记”阶段，体现话题标记的性质与功能；
- ③ “话题标记后”阶段，体现话题标记的后续发展，即超出话题标记的功能。

本文主要研究阶段①，即话题标记从哪些成分而来。研究显示，话题化标记有一些常见的共同来源，而不同的来源也可能在成为话题标记前经历相同相似的阶段，其中的规律或倾向清晰可见。

1. 话题标记的语法化来源之一：疑问标记>话题标记

1.1 疑问句、话题标记、条件句的普遍联系与标记同一性

赵元任（1968，丁译本）提出，汉语主谓关系相当于话题-述题关系，又相当于一问一答关系，主语/话题后所用虚词（“噯、啊、呢”等）也正是疑问语气词。比较：

- (1) a. “饭呐？”“都吃完了。”（双线对话）
b. “饭呐，”“在锅里。”（主语发问，谓语作答）
c. “饭吃完了。”（一问一答合并成一个完整句）

* 本文研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课题 ZD01-04 资助。初稿系在国际中国语言学会第 11 届年会（IACL-11，名古屋 2002.8）上宣读的《话题标记的语法化来源及后续发展》的前半部分，另于 2003 年 9 月在湖南大学作过讲演。这次发表前又作了修改，以此献给王士元教授的七十华诞。

我们不完全赞同汉语主谓关系就相当于话题-述题关系的看法,因为主谓结构并不都能分析为话题结构,像对话“昨天谁没有来?——老王没有来”中的主语“老王”就是焦点,无法分析为话题,也不能带话题标记。而赵先生关于话题-述题关系和问答关系之间联系的发现却极具洞察力。跨语言跨方言的考察显示,疑问标记正是话题标记的一个极常见的来源。赵著出版后的十年, Haiman (1978) 在讨论条件句的话题性时发现了疑问句和条件句、疑问句和话题的密切联系,这些联系特别表现在标记的使用上,因为疑问标记、话题标记和条件句标记在许多语言中常常同一。赵先生最先指出的汉语话题标记与疑问标记的同一,其实正是这种普遍倾向的反映。

曹逢甫 (Tsao 1979) 认为,普通话带有话题标记性质的助词有“啊、么、呢、吧”。我们注意到,这四个词全都兼作疑问语气词,其中“么、吧”也常用于条件句。胡明扬 (1981) 描写了北京口语“句中语气词”与其疑问助词用法的相关性。他通过一系列例句显示,北京话句中语气词都是可以作句末语气词的,而两种用法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联系,有些句中语气词就不妨理解为疑问语气词,而带疑问语气词的部分也可以用条件句“假如谈到……的话”解释。胡文所说的句中语气词主要也正是曹逢甫看作话题标记的那些词。比较:

(2) a. 爸爸吧,干脆就不回来。(说到爸爸吧,他干脆就不回来)

b. 爸爸吗,他干脆就不回来。(你问爸爸吗?他干脆就不回来)

这些句子按正常理解是一个话题句,但也可以用自问自答句或条件-结果句来解释。

还有个语言事实值得重视,普通话句末语气词中有一些是不表疑问的,如“唉、呗、的、啦”,而这些非疑问语气词全都不能作话题标记,可见疑问语气词和话题标记的同一性绝非偶然的巧合。

1.2 从疑问标记到话题标记,还是从话题标记到疑问标记?

话题标记与疑问语气词在词形上常常同一。那么是由疑问标记发展为话题标记,还是从话题标记发展为疑问标记?两者同一的事实本身没有提供答案,我们还须从其他线索来证明其语法化方向。

我们注意到,汉语中所有疑问语气助词都能程度不同地用作话题标记。只要是疑问语气词,假如用在一个名词短语后,后面接一个谓语句成分,就能形成一个话题-述题结构,如(2)所示。另一方面,话题标记却并不都能用作疑问语气词,后文将讨论的一些方言话题标记中,就有一些别有来源(如近代汉语和连城客家话的“时”),确与疑问标记无关。换言之,疑问语气词和话题标记之间存在一种单向的蕴涵关系:疑问语气词 > 话题标记。这一共时性的单向蕴涵关系也就反映了历时性的派生关系。因为语法化的方向是由疑问标记到话题标记的,所以所有疑问标记都不同程度具有话题标记的作用;因为这一方向不是话题标记到疑问标记,所以有些其他来源的话题标记不具有疑问标记的作用。假如我们假设相反的方向,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有些话题标记毫无疑问标记的作用。此外,疑问语气词的历史研究也支持这一方向。有些疑问语气词有明确的词汇来源,如“吗/么”直接来自否定词“无”(王力 1980:452-454)的语法化,换言之,疑问语气词“吗/么”的前身只能是否定词而非话题标记,由疑问标记再进一步发展出话题标记。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北京话的疑问词用于疑问句时可以完全没有话题意义,用作话题时却多少保留了疑问语气:

(3) a. 他上东京去了吗? (“吗”无话题标记作用)

b. 他吗,上东京去了。≈ 要说他吗?上东京去了。